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四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番　圈點

管子

牧民篇國頌

漢有尹曰此一段名國頌蓋經言中之大要頌者乃全書包舉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者所以生成萬物者也守在倉廩。食者人之天地國多財則遠者来。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人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礼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結而固之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刘績曰按維綱器之綱此四者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

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發封降神祇祀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

真德秀曰政莫貴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葉約曰出乎尔者反乎爾者此見民相施相報之理去民所惡以遂其好是憂所之憂樂民之樂君之樂憂君之憂也勢所必至矣

黃震曰管子此

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卒康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

論較為正出錢福曰管子術雖與商鞅申韓同旨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示坤曰此予為可為政室應順民心此句絕妙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謝惪元曰起處縱横轉折如登七級
蘇濬曰遞〻說下〻轉一折曲盡其術
王道坤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設七譬未又以七不可結束之
吳□曰一氣滚下有波涛萬里之勢
李□曰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意□是王此王常一管子明於王之下之分齊僅止于伯者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刑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十

盡七法在罷數理分七法眼目所載惟載惟心之一字較為近理餘皆晶伯之術不足務也余有丁曰則象法化九字治国強兵勝敵正大下皆在其中唐時有辨髮童子獻三十六字一字一義事頗類此

王世貞曰此段如萬里山海珍寶堅異其在而相關鎖處規矩繩墨無絲毫走此作㨨扎擺扎

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夕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

胡時化曰四者之傷勢所必至亦理所當禁者管子此論老成謀慮非迂計非激談

焦竑曰詞氣嶠上令人有生興之剔奸之思

邵寶曰重民務本之民也輕民姦邪游手之民也

楊文熙曰自古國家不治莫不由此四者傷國之事非一端信矣

淩稚隆曰名言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百官也言百官皆匿情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又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

[illegible]世國田[illegible]不朽矣法制曰一日歷譜凡百官民此日歎歷也

呂祖謙曰言實之士皆視君之賢否以為進退君泄見危国不可以為国夫未有審時識勢之徒肯開說言實于敗国之類也

真德秀曰亡君之類事事相反深究弊源如何其可耶

毋震曰此段大是正說殺人剔弊除姦嚴世主代與行此自然士屬戰勝守固

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為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位之屏之修之剔之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

存乎此論之整
人傾耳
孝齋曰歷陳賞罰之法以治前意而結歸于兵哉上此其功烈之宗竟霸盡國安危殆亡能成伯業通篇議論俱是主此
倪思曰治家治鄉治國治天下各有其道以治家者治鄉以治鄉者治國以治國者治天下也不可為也
王僑曰君者臣之表民之一舉一動在上所以惡之臣較之民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

猶為親近客從之故好惡嗜欲一安其所郡苟以縱逆賢者以自退吾表動影隨毛髮不變矣

申時行曰此下即管子自解夫註用解似為直捷

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川不涸興雨之祥故羊至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怨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衔命在焉者君之尊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以[illegible]行也上無事則民

許國曰二子技名世又有所以致之非在弓矢揲索斲削之末

自誠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之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默言廟堂之政既以脩理矣鴻鵠鶬鶬惟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戒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飛蓬因風動搖不定前二三之吉問明王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之所宜知也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實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侯不敢犯宝玉幣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所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隱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黴之人勿與

三利石曰必得之事二句实皆非覌斛目明

張洪陽曰按言怠倦則不能及非成事操要則不能成事故曰神若能審外內立操要之神

任大譏臣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譏臣有大者可與圖国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能裁斷大事衆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無弃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弃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塗喻未經其事問其所經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晉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己也待謂須自厲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

[illegible]不及者[illegible]從而能矣

陳碧虛曰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又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

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
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視之往萬
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
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
之前人主過自己作雖大而吞声過由他人雖小而振怒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
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不知植物則有生而
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
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
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見[illegible]

太上不廢王等之言

緖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也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隣之援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〻必無始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昔之言
太上不爲主

之君卑而不改自強之道而不信朱之見而難之以從矣

不肆四方所歸心行者也遠王之國常治多信四海率王霸之術從之復無遠國

發於不親親之也與親與親而特見京之從發於不詰見施之德發於

能毋治不知選不可竊不能古不語之術行與時見治交

也不重之語纖國必開法之貴事與不可毋不

吳興曰四柱並起管了之文多有此體

汪道昆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闢地強兵蓋伯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議官長立朝政總是為此兩件

立濬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

董份曰像用財則量數戰則民疲財匱必多取於民則生怨此必至之勢也

羅璟曰失衆為兵必食寡用

大匡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國者必重

[illegible]
用度奢侈地雖闢猶非闢也強兵之道在愛民力輕用疲民以逞賞罰雖信民力竭矣豈非不節之疲哉

丘濬曰積字作功績看此段總槩察能授官因功詔食議論

倪思曰治國牧民之道此段亦是大節目

王世貞曰地方有里而建國都此其常也地肥則不必百里瘠

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者不可止也無以牧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往者民散也處者民聚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古文不省字此類可見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

國者須抱能齊以處其式

姚寛曰入者皆是為兵之数一件不可缺得

施仁曰兩行粮食財不可廢矣太器械不利号令不信訓練不習將不知兵数皆足以僨事六者內缺一不可

胡时化曰八不欵許肆不撿

姚寛曰脉絡相生節奏相应引纏貫珠如循環之无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此言均地

為兵之数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来故存意於聚財則彼国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緒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鬭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一句結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說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不蓋天下則无以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盖天下而工與器不能盖則無以正天下

如果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

王世貞曰机数結来甚妙

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数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数盖天下而習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習盖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机数者用兵之勢也

一句結束甚妙

以服習而服習無敵使…謂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

…論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

…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

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者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

俍思曰……浪如江河……此下方言亦若洧角餘耳凡作大文字做此必世事熟練端鼓舞才華涌灋若本无着書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呂祖謙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悪令君臣百姓相親見其著述知其行事矣

洪迈曰此為第三篇上言其政化言其得民之

士經

一柱一句自爲一義

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可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

效亦上能佚樂之則民为之憂苦一段字有体凌稚隆曰大史調桓公至美管仲不勉之至王乃稱伯予以王道非桓公所能亦非管仲所優也牧民一書以[illegible]王伯[illegible]易

授有德則國安務五務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與愨曰首句法以奇堅太立意自雅讀之精
光瑩曰句

余有丁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不以身先如何行得故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出令貴信抑身責恕立法之道無以加此

王儒曰上條頗十殆句句鶴切

法法

不法法不以法為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復設法不得法之宜故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尤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于身則令行于民矣身從禁也聞賢而不舉殆聞賢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危人而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怨嫉必生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

人主不周密又
但[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何作一段認說

茅贊曰正直之士好進言于君君不周密小人得以說害之故曰君不、則夫臣正直之士失人主孤立于上官和黨于下求原禍始誰之咎與

王世貞曰此所謂法上精于法者

則人主孤而毋內策謀毋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

人主孤而毋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illegible]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

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于

民而囹圄雖實殺僇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毋使滋蔓蔓難圖矣

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民之道於此可

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于民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

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誰供

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則瀆求而不得則[illegible]

汪道昆曰此段是管子作用精論處自象東溫就罰其上旨矣

曰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殺僇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明君在上位毋敢立私議自貴（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無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无襍俗有常礼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

吳愚曰姦人之福良善之害故國軍旅數興而宥不褒下而皆

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誅猶立立私説尚能卑主況倨傲易風俗而尤有立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玩習而易犯法故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敗者犇焉

丁其……洪武……赦者不……立宙鑑下[illegible]

許國曰實愛不可無姑息之愛不可有

王維禎曰法不假借而一以公行之下未有不為用者

委轡必致疑佚毋赦者瘁雎之礦石也瘁瘉也雎疑即疽字礦石所以療瘁疽也太上以

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礼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溫

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

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

曰儉其道乎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

令則是夫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虧法[illegible]入

人不可用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以軒冕有所

不因上有私感妄以斧鉞有所誅僇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illegible]

許應元曰臣子欲君父之柄者其原始于壅蔽趙高指鹿為馬而欲竊秦，禮秦有望夷之弑，擅之勞落可畏也哉

[illegible]曰使古來[illegible]讜論直[illegible]言[illegible]左右耳目之蔽雖山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是入水火以聽上令[illegible]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專其力轉猶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詔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

[illegible]之見也
君[illegible]
下[illegible]上[illegible]上
情得下壅何有
于里千里萬里
之遠哉
蔡淵曰古明君
明照万里之外
海內之民情世
悉无不周知者
非一人之耳目
能勝億兆之衆
四海之遠也去
其滅絕侵壅之
我而已人主不
知其本欲以一
人之聰而曰无
窮之好欺也是
塞本而求末也
誰矣

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泉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上其事遂新絕也入而不至謂之浸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户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禄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爵禄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国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君之出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馭不君私典則佞臣進臣誣能則前黨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私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道君心之公私尤其人京大本矣

穆文熙曰綜非之徒皆有此論引殫來証謂如不信試觀之某人是也

也生于不義淫之侵也生于不正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若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古理字）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

王荊石曰孟毅之君秦皇之倫是已懦弱之君元成之倫是已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之不立亦易知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乖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財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和者不革和行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惡楊善蔽惡楊善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于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一也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為敗此為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illegible]

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

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寇寧則宗廟定遂男女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寧則四分官以守之

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兼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

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窮窮皆重有其事也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任佐載也謂今之儆裝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

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

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

中時行曰言三官五教九章五法也天所以用法則候忍变化莫可揣摩故今勝而无害

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如方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 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則長近則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貪賞畏罰士乃自勵 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 二曰舉月章則夜行 三曰舉龍章則行水 四曰舉虎章則行林 五曰舉鳥章則行陂 六曰舉蛇章則行澤 七曰舉鵲章則行陸 八曰舉狼章則行山 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韜也謂韓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皆出敵不意使其不測 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則衆強不能畜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illegible]

□□水因地制流兵因形制勝即无常之謂也

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敵不及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無常（因便准利故无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剌擊若雷電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凌山阬不待鈎梯（習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徑千絕地（孤絕之地）攻于恃固独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輯以悉莫之能傷

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故能常守其勝也）数戰則士罷数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服之以德）其次一之

可正之法俱備

汪道坤曰專事威武非可以言兵通于幽而后為善用兵也

不勝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亂之不以變亂不設計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詭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用號大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源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机速故若飄風之卒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絶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途則傷其敵有迷而夫道故為敵所傷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則敵國其慮又危所謂置之勝地也故士自修以求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盡君常畏懼若博景擊无所獲無設無形焉無設、可以設也無策可人無形不

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無形無為焉無可以化也无形可以覩無計可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化拘也此之謂道矣。若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无形跡可尋詰者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變化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而巧存若彼者而巧未今以藏其命以天則是矣
學詰者道之謂善用其為林道以為其先後若古者
洞也此
此文體言道矣詰無語存乎其德而無藏不見以命之
可以以成功也
所以為無成之
典為語無可以作也

湘□曰大筐三…後人紀述然管仲相桓之迹概于此矣故錄之

大筐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免也）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讓難事而廣求閒安）將有國者未可知也（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糺言二子既不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惕惧而有大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于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糺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子而廢所立奪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命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我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糺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

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將承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
祭祀絶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
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
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
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
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
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
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
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

申俞魯大夫也

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毋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齊大夫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托焉寓寄托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身得免於死亡今彭生二于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于昏故曰二無盡言而諫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褻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礼命又力成吾君之禍指拉殺事以搆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昏愚之生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

止之哉魯君見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齊

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即桓公踐位于是刼魯使魯人殺公殺公子糾刼謂以兵脅之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傳小白將立之故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則不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溺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

乎。魯則也則能無二心若是乎　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于小白　糺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多畏則慮深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　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溺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而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於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淂若不淂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淂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矣夫管

呂祖謙曰微管仲吾被髮左衽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聖人褒貶一言為萬世法則忽死仲生宜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功若就理而論則召忽死較為正

洪迈曰此段是管仲召忽實錄

凌稚隆曰召忽之死也四句萬古不易之論可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以定齊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

王世貞曰管子識見卓越與後人言富強甚殊故取勝遺事亦自不朽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忽已其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若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

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内不親于民公曰
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弥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弥亂）又告管仲曰欲
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果于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舡中夫人蕩舡
而懼公公怒而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
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内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
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内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内奪民用外勸于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内修兵關市之征侈之

裚謂擊斷之也

遂用以勇受禄〔士勇則與之以禄〕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

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知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姑少胥

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

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之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

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也〔言無如我二人故未敢犯〕明年朝之爭禄相刺

裚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

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禄自殘亦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

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入仕也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得

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不足惜也〕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

人近〔謂國相隣也〕於是其救於是其救宋也寡人且誅焉管仲曰

劉望齡曰此救語與仁者之言也桓公不能听之則其敗于魯也固宜

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其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
勤于兵。忌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于長勺。
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
圍我。吾以三敗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 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謂完堅齊等也 車五千
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
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矣。吾欲以小兵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 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
而散 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 吾十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 國欲無危得已乎。
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 魯
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無復侵魯。服請從復於齊供其徵求比於齊之關內 桓

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劒今而帶劒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已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加忌于君〻如是以退可忌退也諸侯欵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則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君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小國弥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劒曹劌亦懷劒踐壇莊公抽劒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言齊之追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劒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

進者（言齊魯二君將改先進者若之所爭當無有進）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
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過
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
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
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
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
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言無辭以伐）管仲曰諸侯之
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
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內動則
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于兵桓公曰然

姚寬曰今年築
緣陵而明年刑
遂以以狄人告
則信義來之也

管仲對曰以臣則否（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予杞）明年狄人伐刑刑君出致于齊（致命于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虛邑也）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靳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卑盡于封亡國其若之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富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

呂補曰今齊四句言往重而報輕也

革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修內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矦公許諾乃輕稅地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礼）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大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

之國令隰朋理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其人性輕溜不能持久使此人游于衛誘動之令歸于齊魯邑之教好迩而訓于禮禮者所以歸貌故曰好迩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小臣佐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學當佐禮字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家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家孫于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蘇濬曰孤竹国名斬孤者伐其国之君也

緑陵先者使卒戍緑陵令有狄難故致之戰于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侯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侵之北州侯莫來謂不来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謂伐楚盟于召陵也曰狄而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国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必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足食足兵然后可以加之政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后可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

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當引其事之闕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
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之子之宜
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
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無得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
曲提。所謂毋障谷是也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利與人共之行此卒歲。則始可以
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后以封管仲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
車千乘會諸侯于境。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諸侯皆罷。桓公歸。
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曰。適子
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三者無一焉。可

又開預国政

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而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有所伐 乘車之會三。謂結好息民之會 弛関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 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肥瘠而稅之 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一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安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識音志下同)高子識公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修除宮室 凡仕者近官。凡公事戚務故近宮 不仕與耕者近門。當出入田野故近門 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illegible]

進賢

桑雍蔽

行者貧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利徒行而来者遠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若行

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以別契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至國八契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于君卿吏抑而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因其吏鞫劾其所以也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

通吏不通三日囚出謂欲適他國也

令鮑抑進大夫勸國家升進大夫令之勉營国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淂此大失成功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

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

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勤免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激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格不為驕傲

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淂

二為次淂一為下士處靖卑敬貌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

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應於父兄。是且義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三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處華則多逸佚下交謂以貴陵人使交居下照上友有少長好飲食嗜欲深則道情薄照上不仕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管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

訊獄定令

不敬而遠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事三如一令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何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知止罪知者所以因禮義今犯罪者非以爭辯易義則以奸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敎有可無赦

許應元曰霸從不能相王是德共不取之說
邵寶曰權字是一篇主意
焦竑曰諸侯不務修德以來遠人諸侯以兵力爭天下此伯王之功所以不世出也欲用天下

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興之更始）等列諸侯賓屬四夷（賓礼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匡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国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總其威權）暴王殘之（暴人之凶暴者則殘滅之）僇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于国僇其首罪卑其爵列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自豐其國）兼正之國謂之王（兼正他國）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幸在在于有權從任于有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illegible]

歎此詐偽矣胡時化曰人為邦本未論伯與王未有失人而可以集事者劉昭烈當很進險阻之際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主是令人歸吾吾何業去三分天下漢祚之延是知此義者曰施仁曰其大計存也以下見王者明于大數所以得人之由自古聖帝明王莫皆至霸莫不由此用天下之器皆己任之明效

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内分可以臣彼地自有以彼于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還用天下我無所藏削更可振所謂惠而不費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今在已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殺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王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故曰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

大象也

璩[illegible]曰聖人之[illegible]分明有獨明獨斷卓乎出人異處彼吉凶之微心目之象幻冥深測不可為象者皆在聖人明灼中且其戒源公行近服遠所由誅袤推隆曰典言争六王存争權者權變權行之謂

共逅曰字字經思句句有法在一句攝此管文之得意者

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主重予[illegible]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制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遇火方知熱履冰方知寒故曰畏明聖人知心智奸謀故曰憎內愚人其在頭方懼故曰憎外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矣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超絕而又堅利故能攻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

呂祖謙曰以下鋪張皇王之盛威振令行前槩振遥

倪思盃曰說事因下分鋪叙又極有力

苐坤曰政亦小国亦小政大国亦大此治国之要畜強而不理者後弱数句數行議論剖判精辟真敏勘滑破

標本大而末小敵難闕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以[illegible]歸若高光之前關中可內也

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illegible]

無不服。遠無不听。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illegible]

材而百馬伐之。驥又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

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鄰。其兵

也以雖強。雖強則弃節 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強兵謂用

威遠国 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以謂

蠻夷攻蠻夷負海 以為個故曰負海 中國之形也。節折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曠國從其政 國小而政大者。國益[illegible]

大。以大政開國 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 強而不理者。復[illegible]

錢福曰千萬世不朽之論

黃震曰三守三滿張綮刻激

凌約曰立此等語從古未有激切懇到令人悚心

李贄曰三家兵家孫子有此議論

則紀綱亂衆而不理者寖寡也小散貴而無理者寖淺也位尊重而寖[illegible]者寖輕威喪也富而驕肆者寖貧財竭也

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上廣而功狹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宜。宜包裹也上既使敵為狹所包國小而都大者弑

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食攻食[illegible]

吳嵩曰管子以兵法盡詳特不著書以傳于後故弟概名耳此段及前後所論說玅机要畧各一兵之勝筭

汪道坤曰神聖之術在爭權

蘇濬曰婉轉幹旋抑揚起伏文似戰國策

楊繼禎曰才思逸典文法錯落大有出人意表

不攻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什實而攻虛什堅而攻臚什難而攻易。摶國不在敦古在于合今時之宜博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于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于全大体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柄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數猶理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即正之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也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內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以兵師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以兵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綏之以德此其次文

具滿德也（唯文武諸功可以滿其德）主尊主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又争乱之本）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傳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听）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而乱）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安。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利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按抑也）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絶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樂權為王）

之上則□文[illegible]

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illegible]

舜之人。非生而理也（而化之理率德）之人。非生而亂也（而致之逆）

理也。（又此章詳論亂之本　又九此所謂兩權）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聽（專命則國不亂　所謂專者不不治）

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主尊王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

且德也（可以文飾其德　可以滿其德）

管曰上吊兆問深斛兵審財現誠丑者立国之麥最切財務吾門曰滯寃獄則濫刑稽政績則廢事孤寡未及優恤棄人无所収録皆国政之偏廢處

汪道坤曾子問問礼天問問氣化此問国政皆希世奇文

問第（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兵士所為者皆人之所戴仰故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有能然後得事故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交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其交相訟）無乱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勲戚也）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難也舉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始微而至著）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死王事之子孫）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須有所準）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

蘇濬曰此數條問頗纖細而於賓之稽農圃二者最重

楊維楨曰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鄉子弟蓋以國政莫急于農故問雖煩不厭也

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劣厚薄）問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決囯有常刑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裔者問知其俗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牧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其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不□□□興之百
□□□子宗族
鄉□□孝聞可
為□問之表矣
不問何以勸孝
耶
□蓋曰耕以謀
食乃上者所苟
事田而不使田
不耕而食也春
秋時多有此等
人
瞿景淳曰來遠
人則外人之田
宅当問而外遊
情農亦国政之
所宜潛限食丶士
則大夫之苛責
当察而尚舉自
代亦政典所宜
穀祿以代耕無數
田餼而理事者也

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或從公族当有之所收恤也問宗子之餘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幾家也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子稅者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文本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当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人身為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官賤行佶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戒繫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群臣有位

乃所謹謹田鳥人率不力田而弋獵者法所不容數事須問者其有意耶

董份曰男女不整齊恣爲亂仍傷化須禮義兼恥以剌之始得

許應元曰稽行伍備器用計凡食考積儲致詳載數條備詳盡矣

王世貞曰晉意國政民瘼故問詳而且悉如此

桃覽曰周政先務用人爲要修[illegible]之事則百

事宦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左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臘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禮交也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勝者幾何家別券分謂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灌溉者人之所害于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位直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軛家車

按……問无庸
如……倫行可
用急難可使此
二等人以理清
平以起緩急國
考有不兢者乎
王荊石曰関係
最急國政无先
者前已備矣此
下乃兵陣備守
戰之務皆用兵
之要國政所係
者重言煩稱不
一而足讀此可
知其全書者也
胡村化曰伯國
之道用兵无要
凡六十七問而
兵戰之事大畧
三分之一故于
篇後尤為加詳

者凢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軛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
帥衆涖百姓者凢何人士之急難可使凢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难使者工
之巧出足以之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凢何人其人既有
枝巧出用則能利軍處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何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粟
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踈器謂踈
篩畫也甲兵車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踈藏
器踈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
之造鉤弦所以悅弦戈戟之緊。謂堅彊者其厲若何。其淬厉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
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處器之具宜起材用也
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貯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專

者盡固治兵強方能創伯故也
焦竑曰代材必冬須以備才用亦以節民用
邵宝曰此下凡兵之當用要務搜剔殆盡
呂祖謙曰備城郭濬溝壑此守国之險孟氏告滕亦曰鑿池築城而死守之城郭之惡虽政備人和險不足恃也
洪迈曰器用兵之不時易至于脩然風雨燥溼朽壞處藏之地不可不預
凌稚隆曰兵家之務其簡卒備

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故不堅故不可伐材然伐材必以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听所命則遵国之常令也其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檢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牵之以知其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数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浅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幾之。幾察也君必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迂雨不藏必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国豪有急难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数夫兵數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illegible]

可用者不知其救臨难起敵何所恃以先後其使耶

按文熙曰伯當之要在于強兵一不備則制于人重臣政脩治人民協和太愛人而不能利憎人而不能害不制于人亦不能制人也

秀德秀三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本擇其尤者詳之以見例

得末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墻閉。塞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墻閉謂築墻有所遮閉雖通路而為防禦者絕塞之阨空闕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取隅之道而外財之門户也地國之財因之而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夷曰。小夷害信。小怒信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於以構結四國四國

之來皆以失信故曰以順貌德后卿四極。既結四国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

日行边鄙度必明先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王世貞曰民德之則懷威之則畏德與威兩不可廢

君臣下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礼方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ヒ固守勝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足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明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

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歸之矣德侵則君危君得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令侵則

呂祖謙曰此段詳述姦邪之害危以激發人主主歸根之論
洪邁曰翻上通前力為洗發
湯稚隆曰墻耳伏寇無代無之君明則寇滅耳基君暗則食姦比党姦側之狀豈能一一而去之豈必起告武侯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乎以君不明左右前後不盡耳伏發意互相蔡也

官危令侵則法不行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冀幸之心矣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illegible]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illegible]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遂行請謁所請既從外資游說謂奸慝沈疑之得民也[illegible]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思貴常伺君以興禍故謂之伏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刑罰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得食游食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

穆文熙曰：袁說濟弊，此說在止之摘微，若徒恃刑罰誅明也末矣。

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訛言妖妄之言以惑衆。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人役上，人謂百姓勞其身供亡臣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不故進退也。而刑道滔趕。滔謂充也，趕謂逡巡曲也，設法有常不改有合成也，一什趕走也。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滔趕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圓而不滯，必運而無礙通者必暢，故和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詭而不合則固，固而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君道和則利也。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之心

陳碧虛曰揣摩物情深中其曲

余有丁曰此論却按繩墨不走然詞說典韓子商手相出入世傳管商申韓倒以刑名目之者以也夫

戎形于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于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于下地故發與地利足于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国理国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刑而不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開法

上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威無勢也。無所立又有勢然後有所立事無為無所生必有為然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

議論閎肆勉力老健東絕不述

茅贊曰此段識治体明職守律令條式無出此者

許國曰言人重樹子但仲尼疣詔揭之

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滯行則通流之）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曲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肢謂手足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体也（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刑之官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曰亂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亂邪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奪之故不傷義）禮私

爱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列云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礼愛隆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且以車旗服色旌别之皆所以重其威而遠間郄

國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宮乱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乱也任官無能此衆乱也四者無别無别謂妻妾嫡庶等不分别也主失其体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失族於内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

中民謂百吏之長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紛積妬紛紛然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己德之長而不相讓中民亂曰讋諄謂以智詐讋恐諄質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乱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礼義息讋諄生慢不重諄質而智詐恐讋言之此其慢也稱述生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弑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偪近者而刑殺之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農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国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五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十五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供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

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又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舉則士反行矣舉才能者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察之則皆反其行之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涖衆以立風化其財能尤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也若此則士反于情矣有能必任之以故士反于情也

呂覽曰民至嚚而神是非好惡雖不明旦公故先王畏民後世剛愎自用謂人言不足恤至令人監謗告則殺之其及也宜也

汪道昆曰鄭子產謂焚書易毀鄉校知此義者

楊維禎曰感字甚有亦高雅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有過而妄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使之延譽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君既行惡即是持名去人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過惡日人共畏之故棄其地而走也故先王畏民

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已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聲懼已目見

王世貞曰連三引喻佳甚麗其讀者捲卷三嘆

姚寬曰名言名理刺骨空談未感之一字應上

施仁曰此與恭遜相表裏

[illegible]

而感則身不敢造惡也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illegible]矣故遫獸可及遠道可致彀謂射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任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人則不失于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虫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illegible]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

集說曰言君臣善惡者效黑白在位者當銘之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成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用登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

侯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德其或以致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于美道脩而行之自可桓為理何須聞于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公曰是何言耶以繢緣繢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今止也謂止讒賊于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昏惛之甚辟若野獸無

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脩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狂惑者夫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佳與婦女為敖縱）獠獵畢

弋暴遇諸父（嫚遇諸父惟以凶暴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

則烈（法式之政既以輮曲至于刑罰惟亦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反以削生為伐功）辟猶

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桓公曰仲父已既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

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君也）君

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illegible]有必能於國家）

及其發又普徧之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体居處則思

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

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

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

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蘄[illegible]而不知[illegible]

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illegible]又能[illegible]位伯尊其[illegible]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謂君則言已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
曰非我由斷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故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群處。以故賢者。小人所忌者君
子故其群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恭敬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
賤人無矜恤之心簫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貧而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已與之交也居敖不恭。不友善士。說賊與鬬。不弥人爭。其人見爭則恣
令鬬無弥人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令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湛湎於酒。行[illegible]
從。從順也不脩先故。變易國常。擅創于今。迷惑其君。生奪之政[illegible]
奪政況於死后乎保貴寵矜。懼寇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迁改[illegible]而損棄之[illegible]
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佳財貨之人入則棄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之同國則[illegible]
而出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illegible]

其身。奉身自潔。推过于君。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侈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浇質而今浮）可與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法以復古）俈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足不相及）則人民之俗不相知（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之刑法雖詳

翁正春管子首誠貴珠玉曰收珠玉政以貴粟來使敎人大猶不浮操其粟米之權耳

有斷指之罪有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完滿之獄使不致犯法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

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載生也今人之生植穀從而毀奪弊盡之所以養有下足入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是以下名而上實也之名不得自用而宝皆歸於上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聖人察之於富壽偕兕以前為然也大昏也。博夜也。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昏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問曰興時化若何。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莫善於侈靡。侈靡謂珠玉之用也雪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興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

甚貧則[illegible]知無[illegible]於利而貪[illegible]至清眠故曰君之始

茅坤曰說理刺骨即史塞之說也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富則驕甚貧不知恥。則無恥[illegible]平而不流。無源則遬竭。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則遬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遬已上二句為下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汎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漫賢智不盡力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兆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將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猝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兆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復上得短而下特長其後用之不以度如此者或能懷怨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

請問用之若何。用政何如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用可以殖。天地有尊卑恩威之序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貴珠玉以賞士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強立其志以斷是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以使用人

許國曰此今日藥石之言

君子持以致年。君所以壽考自為致以順年之四時令也百姓不夭厲。厲疾也六畜遂育

五穀遂孰。孰熟也遂猶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

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足欲贍願然後可用令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

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者窘倅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無恥而苟且故不能致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趨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弃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怠於佐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戍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為

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奪之。謂臣富者令之使貧或先少饒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貴用然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令得富且取其物之終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今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富者既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襍礼我而居之。或有費用財物襍礼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富而又強則也之作声譽或令其有所統率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辯服事〻必成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辯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請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富而請廉則使為人摽式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郄。德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徙之漸亡國之節也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耕鑿民欲



生而教以死死寇難致於勞教定而國富積財救也死教定而威行致死則莫敢當其鋒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含陰於內發陽於外○陰只是調度驅卒之意非設詐以愚之民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寇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者事至於此如何救而可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天下所疾者擇鬼之所富謂為神所福助者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付其身而任之雖有寇賊無如我何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禦邊境對曰天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邊若兩國交爭寇敵伺釁日有變當應機而動故不可以常觀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未變者作之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令人未之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益其亂請問[illegible]而[illegible]其亂

以筆圖[illegible]諸[illegible]定也謂務驗知其委變之辭然後以[illegible]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

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過。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外拒寇以防內內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曰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謁候之來人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虛實覘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国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可而可唯不有私耳無私則意必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銳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国之事

君子者勉於糺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糺察人不為人而糺但非見糺者也。故

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惠之心油然矣。今輕自任輕，重自任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祿君食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雖重無實，則輕不可起也。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所以為國。輕以為死，以道使輕，可以致死。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愈貧而用愈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賞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所使者乃常人，若此皆賊亡之道。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

比前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汩也。鼎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事亦不擾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若江湖之

□□以為□□□□□君量也若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求珠見者不令也**君之於人□□所謂擇者□□

珠具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兄遺利**君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

神長之若遠執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

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誰敢窺覘之哉**夫**

事左謂人若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

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義禮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

危也

魚鱉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

殺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自理者則有餘不從聖人而求之也

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

節時於政與時往矣凡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許應元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数進退往返不可知其变處只是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補上餘意

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齋整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安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顯明其事欲進而於謀幾者應感幾理之動唯應所感也

夫陰陽進退滿虛奪餘補不足故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平故能通違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則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禳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詳不彌當發之者須預其存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

瞿景淳曰不德其上無德色以望其上也董份曰轉出守死之民心見固国之道在得人心未有素不能撫循其民乎有国難而民皆肯為之守而不去者許孫元曰九变之論極有條理然得民最厚數訓慈愛於民者為之深怨於敵人次賞明罰嚴次之孟子云省刑薄歛脩弟悌忠信可制梃以撻秦之兵信其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民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得於君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勇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illegible]教人存已也萬物莫得住而得之[illegible]

光也不然則州縣鄉黨之族及之變[illegible]也不然則上[illegible]教以[illegible]

數存之以信故能臣以卑也[illegible]時之以德於上則有[illegible]已大者親散賊道塞而在也[illegible]

有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施教以至于此[illegible]死不敢

七變

匡言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羶〕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illegible]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民法禁之令而已矣黄帝之治天下

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黄帝[illegible]則堯有[illegible]

黄帝無為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于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詐于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聞識，謂多聞廣識君子法堅，故此等莫能亂。衆彊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遠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珍怪奇物此正法為權衡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也。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因之實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

洪邁曰法者天下之權重而人主之準繩也法不法則其所以為治而朝令佰久攺始行而終廢弛于度量之中者未必能免棄於準繩之外也未必獲罪文具相蒙奸偽成風侵上凌尊賤所必至矣

呂祖謙曰刑一

（法不平令不全則禍位不可得而保）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有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總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

聖君一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故令往而民從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希非分之息）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幸怨毒日坐）夫日侵

段段起伏敘敘，段分析轉非一…蒙祖述此意。

倪思曰：君雖甚昏愚，有道亦知法之不可廢。至於詘法徇私，非貴臣挾寵，則財臣貨賂，或為悲告，耳言美色所移，心一留眷于此，自然伸法不詳。

李坤曰：君一身，其謟諂奸佞之徒，環左右伺釁，殽不可勝數。苟非清心澄意以防未萌之欲，彼聲色巧佞紛然投衛者何限。故省欲禁之身

…[illegible]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任，專頤其臣而為之也。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求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功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

常[illegible]之心黄[illegible]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之豈一人得私為輕重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擴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故殺之利之民不怨不甯莫不虛心以仰上德者法之所在王者非有絲毫己意側其間故也

听私說於是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illegible]

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以遂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

門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 [illegible]

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道明則公法明故治臣術勝則私事立故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盡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專受則失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滅無所禀故滅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下情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

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按式法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於法之外

舍公法成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也　逞遊貪

者非不能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

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按法以法則姦不生誅之

以刑則禍不起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臣行君威為兩置舉錯謂置以法理國則如斧而置之無不行也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
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可欺其主
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
敢擅為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
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
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
貴衆强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詐之人不能誤也

黄震曰讀之令人凜然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有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外内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君庭也）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臣屬之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于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其[illegible]則與[illegible]）

同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主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臣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唯惡之則必

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illegible]
姦臣無功而富國。
是以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illegible]
故能而不可蔽匿謂富材之人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illegible]
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賢不肖分明明別則易治也。主[illegible]
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必身為其事且守法則法自為之不勞身也
明上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軍
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
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案
其言而求其實。任其身而課其功。單任法而不自舉焉所謂以

法擇人也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能不可蔽敗不可飾

楊繼禎曰已意探功者能為是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被墮而傲縱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困者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

王世貞曰此治道模楷雖聖人復起恐不能易矣

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儉嗇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合姦邪也然後下從

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持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難治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

邵寶曰治国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焦竑曰民輕法易犯敢為姦邪而不忌若分明是為飢寒所迫未有飽煖安逸之民甘心於觸法犯誅視其身若若不足恤者

胡時化曰專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施仁曰連如貫珠散如浮雲斷

止。至於利人則上而勿理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而不斷是為鉅品品
姚寬曰秦商子開塞耕戰之書俱祖此術第流于苛急耳
王世貞曰漢祖遣王在抛粟救倉書操之與亦屯田許下務農責粟寧独治国為然
穆文熙曰彫蚕刻鏤最妨農事朝勤暮收計利又倍釋此不禁則不耕而食者必多民肯以終歲勤動之身而收苟息高利乎
雅陏曰以下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然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而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謂富者秌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上謂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秌糴春糶之三也下關市府庫之以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

備□夫勤勞私□之苦令人惻然隱心洪巧曰說盡農夫之苦而章法倍稱奪目呂祖謙曰倍取于民昔可乃結也不結于后而察于四者之中亦奇胤思曰土壤豐則所收倍農宜富而不富者非地利不美也非人力不齊也被巧末作偕貸服广之徒月月必屠剝之故終年勞勤而不得一種焦肝沸脣有今无儲至于鬻

一斷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以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鬻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无從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其生无伏致死者也

子以嘗食若地之肥饒果足恃耶

言坤曰空中插入術于是篇中主意下皆均農之術

黃震曰此意重見謹命之歸結究竟處每重言煩稱不厭其當

錢福曰引舜所歷成邑成都成國就是興利除害專指農說把圣人德化都泯滅了援引印證[illegible]較失体

[illegible]約曰双關結

[illegible]作歸結

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既多或有人從歸附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余有丁曰宇上純粹之正氣凝聚者為精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吾最微妙

王常曰句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重疊之病

[illegible]曰此篇是理微字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解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八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沟潤也）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乱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

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
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言心折折明貌
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遠如欲窮之則無其往
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日
內而居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處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有時
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
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于極則近于心心之神至虛道至靜乎淫淫乎與我
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斯序其成謂之
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

調理故道來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之不離民

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存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

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音者所以亂道故

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

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

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

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

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而無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葉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

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圣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苟定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謂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主安心之法智过其度則失其主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謂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也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

[illegible]
德[illegible]而物[illegible]亂常人不知[illegible]立其大以物亂官以官亂心集神明之舍昔物欲纏擾塞天君入官雜然一旦作終身至悲心人亡死或也注道坤白心之官則思一往一來而不能思要心已失其宮了非有精想寧念之功精神之舍已不守其故宅矣

董份曰心之中又有心意更去

而天下听。公之謂也。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神明之極照乎知照至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惑。君常守中則無差惑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畏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差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去自知耳

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illegible]

心与□爾近心□□章相□□暢□淳曰句句自是實理讀之洒洒動人

王鏊曰模寫精氣之盛句法佳奇艷可愛

□濬曰心為物引精神營亂不过魂然之生而已至人官与心淳其治安横而至于窮天地被四海故精誠所感昆虫草木之細无不被靡豈特无天菑人害已耶

部宝曰分別理欲之判彥人迷途最有情叙

于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体固也水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体固竅通故得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于惑意故內無感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去福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俗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俗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道故內得內然而不反此生之惑惑差也言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

言不刑之典 韻語情
胡時化曰以言感者淺以德感者深孔子云德之流行置于速動而傳命此以雷鼓喻之尤奇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克逐淫邪津泽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反德則常進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于外之和於形容。心和者見於容貌也膚色內暢者体泽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声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通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于外則無不耀无不知居日月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纂賞乃善非本為善形不足以懲過畏刑懲过非本無过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纂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听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听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无所不变化故如神而物皆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結則目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能不須卜筮而知也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得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思自得者明

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若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体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体正氣靜意心摶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踈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懐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弥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于內形骸消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迫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

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于胷中論其道理又不離心如[illegible]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謂之圖。（若忿怒過度則[illegible]失其五[illegible]當圖而去之[illegible]）

其二凶。喜怒过度皆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平且正独擅于胷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生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无所処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秽乱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来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来而与之謀則意動而理尽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来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胸中無敗謂腠理丞達也聚泄散故胸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无害也

其二凶喜怒過度皆生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匈迴不喜不怒可謂用也故能平且正淑和擅于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結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欲靜之遇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婁宇曰此函諫也後有祖此以諫秦始皇者顧見曰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弦章以死諫止矣微子之戒又以諷從遊耳

晏子

諫上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

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廢酒

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

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東上

子

且人爲若相親也吾夫言何時文爲之
今猶治鼎弗爲以鬲豫亦善可許爲知厥辭
而爲治周不偏自慎入而予無以當予君臣其公人地將王
嬰子誠公因奪之爲請公許之則立請入爲御也且不果於入
晉之魏子未欲公曰不許乎不勸公之言以爲壅也公不從
一樂之是從來之以晉其是而宜曰語之
入其設之請從六二小六人門而御之
請曰彼棟之公許諾從之於是而見公公曰
之公曰叉寡乎鄰也是國中華上以觀之
且臣千乘國之是以事之而觀之而不終也

之論耳趙蹤曰此正諫由其言極有短度初言公聽婦人次言会忘先烈次言重駕史非未言子羨不可祿節奏舒徐最易動人

李卓吾曰聽信婦人至于如此不若桀紂者哉希耳

何孟春曰婦人為制應上二段作斷案理正詞嚴莫妙於中理[illegible]

唐順之曰此段評其不能法祖以光先烈把大題腦來說起

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圃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其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脩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評閒：此言重駕之非。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師行五十里，吉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安之？重駕田獵則不便，行道致遠則不可，知之何其用之。李奎曰：重駕非御下之道，且又以僻示諸侯，詞甚嚴毅直。霍韜曰：危詞駭人，僉晏子之善諫，亦景公之善容。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亡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无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跡嬖人嬰子。

以德圖公之言曰吾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乃罷歸王
道也許曰非夫人之救物傾城令君不思放救之來而市傾城
而滅叔救不懷而邁德美以殊從大以為怨焉國為讐之人
不滅而為之以辭非所以千民望也致遠望寇國之道也且
士之所樂也若古美之君者必救敗救君若與惠以為
可然而用其救怡此非補下之道也從於王曰今吾救伐今霸業
其辛且君臣合天樂之國以救遂之日陳門下便道行救伐歸可
敢患若子所救夫舊人同非制也今之重土止為非制也不救
勸爭而惟禽獵禦之侯貴公不顧而辭圖且美且言曰

[illegible]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
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
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
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
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
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
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
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
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

錢福曰此與天旱欲殺巫尫者何異

倫以訓曰篇中叙事与左氏傳異〻疑左氏潤飾之

馬理曰辞說情意懇到可以維君之惑

顧鼎臣曰危言迫論俱爲痛心昧者述之亦昭然矣

張之象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既獲罪于民是獲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未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視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詛兩人呪雖善呪者不能勝也且夫呪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呪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无罪夏商

…天矣彼祝
…以薦詞陳
信…故曰下民
易虐天矣雖欺
諭吾孔子曰獲
罪于天无所禱
也一祝史尤如
之何

秦海曰把政字
古

高似孫曰把政
改月句中藏晏
子修政事以穰
君疾章花

姜寶曰一以為
桓公之事

顧充曰民從水
也君猶舟也水
所以載舟亦所

所以威也公曰善解子戚加冠命會譴毋治晏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

所以[illegible]也。公曰：言[illegible]乎[illegible]加冠命會[illegible]乎[illegible]國人[illegible]

毋治[illegible]乎[illegible]平[illegible]不[illegible]受[illegible]

門而[illegible]後公曰[illegible]

宗廟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于[illegible]曰[illegible]一美[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室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不受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

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

善哉！子其復之。[illegible]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

[illegible]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誅乎。與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illegible]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齊而后登之。公命百官供齊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齊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據民以察諸侯讓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以民舟戴之則為共主毀之則為傾失故君遂不可得罪于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說是之也

趙瑶曰小人欲導君以役祀求創為誇誕以君君心不独楚巫為然

何孟春曰楚巫求之陰陽晏子求之人事

申时行曰君者神之主而民之望人事修則天

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国郊以観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国南請齋而后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illegible]未聞有
[illegible]以邀福者
[illegible]楚巫之言
[illegible]帝王之君一
倚巫之力耳嘗
過甚矣
許国曰此最正
辨楚巫之妄規
諫迫切不涉浮
漫
李塗曰君非上
聖多為邪説鬼
神所惑頗賢臣
為之輔拂耳如
王且受美珠之
賜而不諫天尽
之失以愚誑[illegible]
錢福曰晃為[illegible]
日嬰后世多有

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旹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旹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

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以是求帝王不亦難乎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

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
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
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
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
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
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
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
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

此說論以訓曰旱之為害皆天所以譴告人君使之惕身修行豈禱祀靈山河水所能免乎湯禱桑林六事自責須臾天雨景公居野暴露亦三日而雨天果遠耶邇耶祟在高山廣水是耶非耶

馬理曰讀此襟懷洒然生死浮長皆寄焉也何足芥蔕

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illegible]子曰寡人今

張之象曰樂生惡死觸目興悲是生死理上勘不破晏子正色立談直指出生死為貴寓進退不惟可以解主惑兩世教進此使入死生不二之門矣

秦海曰此篇切諫知死生之理三諫知和同之分三諫知天人之意

高似孫曰此段即前段之意氣之聚散有生有死日古還暴之秦焉不救敗近

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鎒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

天命以終其歎至於祈祠伏藥以冀長生皆由生死之理不明故也
黄道開曰晏子和同之辨左氏更詳
安定曰成湯六事自責而大旱而太戊側身修行而桑榖枯人事可以消天譴也區區之祈何能為耶
趙瑾曰生還其規无思其齊不得為太公桓公之齊也宜哉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

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數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

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李于鱗曰景公無心而晏子責之君即心與四支析之甚為親切

何孟春曰十有八日而不返景公之荒于田也甚矣公忘其國政袁事遊佚以國事責之五子不过口敏捷結文過飾非而已晏子只就心四支上善詞規諷微晏子齊其可以為國耶

中射行曰只就心四支上進説句句忠懇卻納約自牖之義可為臣箴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

許國曰此說極夫動人聽后晏孟東方朔徃、祖此以易主聽

李塗曰公之怒不可解於馬之獄不可赦晏子乃以不死之俾君宛委殺之怨民有獲生之樂所全者不獨一養馬矣

霍韜曰知此以數其罪實以數君之罪所謂晏其所以赦者可為諫法

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躬始公瞿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illegible]梁父吟二桃殺三士即此

偏以訓曰勇力之士貴乎知所歸死公孫接三子不过危国之器晏子乃不用寸鉄殺之以二桃所謂暴虎馮河死而无悔者可謂不善于處死矣

呂補曰君子貴讓小人尚勇尚勇則爭爭則殺勢所及至君子

諫下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慱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謂計功食桃是

子之殺三士智矣哉

馬理曰凡事持一事心多至于乱别勇力之徒出乎人情之外者哉三子托仁以勇以死直欲于死中求生自君子處死之天观之特鬥鷄相殺之勇耳

顧愚臣曰三子之死上非其勇[illegible]右氐徒爭[illegible]義之豈[illegible]之習易[illegible]志耶

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而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

蒙約曰社鼠今泥困也社鼠如左右使燮壅蔽為死脾睨貴臣夌辱朝士甚者持人主之勢深為奸謀不軌人臣不敢仰首俯氣下士伏謁达此亡是如文帝之鄧通学相得以徼召而款殺之亦不可多見阿涵清曰猛狗

而宜亦反其桃挈領云已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殯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

如秦之趙高漢之梁冀晉之司馬昭唐之朱温安禄山是矣申村有曰社鼠猛於二者為国之害云之之權非人臣所可去者

許国曰崔杼弑齊君人謂晏子又死之晏子曰獨吾君也我亡乎晏子曰獨吾罪也哉人有君而人弑之吾安得死之而安得死之君子不以及安子者分明答君言不用謀士從故也

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李奎曰詞謙而婉辭說晏子甚肖

霍韜曰昭公之論晏子可謂知人卒至于失國出奔誠威儀丞而辨論工者君子所不取也

錢福曰人臣事君守身之道君子當以晏子為法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訣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

倫以訓曰持危以諛則危者愈危君子于斯時審于去就之分可也

呂補曰詞不煩而懇忠臣之言

馬理曰簡而盡也允容喙矣

張之象曰此即上段叔向之說事君者力不能則去不以

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襍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喟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

[illegible]之也

康海曰此与左傳相同章法句法極妙

高似孫曰崔杼弒莊公發臣三人皆從死春秋不以死節典之謂二人從君于昏死不足以償其罪故也觀晏子曰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矣

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旌難吾笑也喜吾自[illegible]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

[illegible]乃而哭典三晶[illegible]

問文以行為[illegible]不足以言如歸[illegible]

何不亦遠乎日禍於[illegible]不在也[illegible]不知也吾何為於己且吾

詩云[illegible]人進子曰何不能乎

[illegible]已也而為[illegible]且人有君而藥父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陷其下。以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

委宜曰叙崔慶擾乱刼盟之態宛然如畫

碩克曰乱臣賊子四横而人莫之禁可為切齒痛心

趙揺曰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崔杼欲結盟以弭禍其如天討何

李于鱗曰晏子之不死也一髮耳君子謂晏子得矣

何[illegible]春曰崔[illegible]則[illegible]吾君食吾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明[illegible]戲在
照[illegible]心與其
反[illegible]良明學一
死以當君臣之
义晏子于此分
明知所處然豈
以死生二其心
耶

申特行曰[illegible]氣度
[illegible]綏然

許国曰景公田
臘十七日不返
夜飲移於臣家
皆是亡行所以
不亡者晏子之

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李奎曰君有事故非时辱于臣家晏子與穰苴以此对君不謀而符俱是達于理非取办應之順也

瞿䌷曰晏子玄端穰苴操戟皆不忘所事敬君命也視操瑟挈竽而行歌豈不循長松之于蔓草乎

倫以訓曰后面斷樂撥錮語

王曲曰叙事簡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

□□一子以□作其所謂消患于未形消夷于先事者

頭□曰棄罇調樂范昭之用意甚微晏子與太師窺之若素

張之象曰尊俎之間折衝万里可見賢人之所係甚矣

□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
之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
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
子曰晉大国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將柰何
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試吾君臣故
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
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天子舞之今范昭人臣欲
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
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
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高似孫曰以地與魯毋景公之好名處

黃道開曰史載子叔昭伯善于詞命觀不受命數詞雍容揖遜持之以理可謂不辱君命得交鄰之道者

道瑾曰把理以情來說委曲詳尽令人心服洪頓可謂忠告道善矣

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夫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

李[illegible]麟曰極有識見
何孟春曰結句多倡左氏
申时行曰景公加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当謹于先其規諷之意溢乎言外若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誨者矣
許国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后世人主不

子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騂三十[illegible]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得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魯昭公棄国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忌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国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

知先霜飛木水
兩徹杜住匕戕
百辛六海如曾
君者罷問晏子
之論誰不惻然
耶

李塗曰修之于
己資之于人此
贈言之大致也
錢穀曰士須交
以成德習俗移
人須美者不免
故借蘭之湛以
為喻

倫以訓曰聖門
之教多術而擇
交一事無日不
諄諄言及之晏
子亦當時之亞
故言之脗合

不問跍溺而後問隧。迷而後問跍。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脩。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illegible]太史[illegible]執鞭者也[illegible]子誠貧矣錢[illegible]有受人一金之惠遂為之俛首者視之越父為何如

馬理曰春秋戰国時多有此類越石之[illegible]請絕而晏子請之馬援之弾鋏孟嘗君收之卒之三人畜報收矣礼士之効豈不為后代之竒節邪

曷臣曰開口便有随氣象不[illegible]孤媚求客之態

康海曰直會說得引罪之意讀之躍然可喜

高似孫曰語真而有斟酌

黃道開曰此下贊晏子礼賢之誠

楊維禎曰越石御妻太史公独取此小傳以二事甚奇也

姜寶曰御妻以辭去激成其夫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忌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乘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延令糞灑陳席尊醮而礼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躬不侑途尊礼不受擯夫子礼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逐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盖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相御深抑損而遷[illegible]志晏子以[illegible]而克揚其善三人皆令保矣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国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礼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昝左側者曰鄉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国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万乘之国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彈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

頤亮曰當時游士抗舌嗌噘傲睨王侯卿相者多矣泯子午既文章條理可以補国則其交談之間豈不能伸眉抵掌故恐慎而不能言又其假此以諷晏子下賢好士之詞色耳世未有遊士之雄而不能言囂囂亦未有能執晏子之悲色開

頗而言論祿之

李于麟曰礼有可以义起者君子猶為之况親喪固自所不雖过于痛抑庸何傷乎

何孟春曰病則多憂慮此人之恒情惟逆于死生之分者反是

行曰夜其

闘占夢之書也

然吾失此何必之有也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標下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

許[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能謹疵[illegible]病殆或祈[illegible]巫覡以信其術亦差有小効非巫之能已病也彼危疑之心托是可以少慰故或調恭適理則疾愈而[illegible]神如占夢是矣

李塗曰言以人而信古今之通病也

錢穀曰此后三段言甚滑稽詞多恢諧其東方生之鼻祖乎

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鬭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此方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

倫以訓曰此亦越国方有此等稍道中国蛮夷之別也

呂補曰詞亦而不煩君臣之防凛然晏子其賢哉

馬理曰言亦而僻于斯時不濟不尒也

顛嵩臣曰敢語善張大齊国可謂不辱君命

張之象曰楚王此問愚慢无礼甚矣晏子亦以悠然應之亦而不屈辞而有体

晏子蹵然者王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則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

惠海曰用意甚詭只爲費心

高似孫曰卒然之頃應答風生

黃道開曰答應如響而議論雖当非乱是術黑白之詩曰

婁堅曰貶剝楚國尊崇齊國民在數言坐盜之詭抵自病耳

顧充曰此是守礼之論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李子麟曰爵位乘言其名命器別国有□而制君子不宜過于儉約然有其手吾節儉省者亦各有所見无宇欲以隱君之賜浮之是小人穿窬之類也何孟春曰晏子之儉分明是矯景公之奢无宇細人豈足以知晏子

申时行曰句章法森然厥整

許国曰意氣懸切器局廣大讀此可以想見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

生……六當絕
……讀方知其
作
李塗曰晏子陳
說大率多如此
錢穀曰首尾俱
庄隱君賜一句
是直答之狠旨
処
倫以訓曰以欵
字生出一段議
論甚妙
呂補曰晏子辭
色分明是出于
至誠非辭之以
為名者
馬理曰意與公
儀辞魚相同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
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
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
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
妻之黨無凍餒者国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
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
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
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illegible]至亡而足為貪得嗜利之戒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其晏子之謂矣

頭亢曰景公之後田氏之奢故晏子矯之以儉與

康海曰齊丁景公之世日政事頭賦斂日重晏子曾與叔向私計隱痛之分食使者一食不飽其苦節儉約異景公之聞而悟悟而改其奢豈果在千金市租之賜乎三致三辭晏子之心切矣

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于是夫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十總之布一豆之食

馬理曰三道難行此一篇綱領

○文中子敢述言王道故言數不之述知哉

文中子

王道篇

子[文中子也]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王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録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興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illegible]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王至銅川文中子家言之備矣時變論…]

詩圓曰此言欲修春秋詩書尋皆欲以見志也

葉坤曰此篇說聖人述史三皆有来歷且以帝王之制備于書興衰之由備于詩邪正之跡備于春秋聖人述而分之故得載言載事載得失皆史也觀史所以不朽知聖人之功于是為大

【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晋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觀成訓勤九載矣。【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

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元經春秋異名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書㬎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盖其志焉。【非以文体】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為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之職不之[illegible]故曰】文中子曰

卅三

[illegible]曰班固漢書[illegible]遷史記[illegible]一人之作各成一家言[illegible]以爲諸史之折衷然統紀自不相掩所謂述作紛紛者正在于茲

汪道坤曰此一段說書續于漢総是正當處蓋書秦火漢統天下始與民更始有些王道風味如約章三法除挾書律此皆是路日昌緝[illegible]漢特恨以伯王道雜[illegible]以不[illegible]

者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與去声）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国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稱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

[illegible]其說[illegible]曰[illegible]續六卷何也

[illegible]漢之說天下[illegible]

曰六國之[illegible]秦之[illegible]出也。又[illegible]

[illegible]韓文[illegible]曰[illegible]書之[illegible]漢[illegible]也

曰[illegible]人[illegible]秦[illegible]後三[illegible]五常[illegible]其所

文中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命[illegible]曰道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矣[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頌曰黎民順令皇極斯建以天下其斯之大矣也春秋云云行人

十美。天下之大。然後天下治。運入斯其

王之乎。受令曰。今天下之治。運入斯其

不知乎。曰天下之治矣。

平閒

其斯大下王

曰皇極以天下之大。元王之。

天中中曰。天下之治。元

曰。天下之治。

王世貞曰聞箕子作皇極而天下治孔子作春秋由于天下法乱何也曰乱則皇極不建故天下不可以無春秋君治世則賞罰明臣子將進以為保治之規耳聖人處窮處達一以明賞罰一以定褒貶其為道之心一也

讀二十五六代詁
而行各得其所未見上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也。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商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襄困賢居兆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群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禮法之皇極不亡）

無禮無樂無文三者大而王道所以不興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文在於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而惡出為大原令王氏家書稱大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也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武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佑命掌庫書為議同頗自負二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

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衰天下可憂門人共什門人共什
焚蕩之什蕩人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
蕩甚綱綱文章門人皆需標焉哀惰將亡

王荊石曰此言及子各有所長亦俗各得其偏而未協于中和故下言礼樂未備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從我從而利之故樂 仁者壽其志我之所為乎我忘厥物力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而莊兆義傳未見清潔而端莊也靖也惠而斷李道本名樂師其勇韓論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重斷威也和而慄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谷而慄識收也曠而肅薛收体廣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貫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㠶礼隋隱太白山誠懿而藏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太雅深而弘溫大雅自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而中正若逢其時不臧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溫彥博皆為僕射或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太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一德而未成全才故曰樂礼未備或曰董常何

子曰……天地之心……

所……

子曰……

大雅深而……

中……

[illegible]

言曰小心三側[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之以有

[illegible]未[illegible]非[illegible]以曰吾[illegible]有

則音[illegible]好人辭未詳[illegible]圖語[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小人藥出諸[illegible]故曰君子[illegible]下[illegible]公四

義則吾論[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子不答

鄙而已矣曰行乎子曰吾不知也[illegible]見子而論其子曰[illegible]信

非群士[illegible]曰游所進如何子曰已[illegible]矣

史[illegible]無[illegible]後天子出其[illegible]後知

入也乎曰直道而[illegible]以入流乎[illegible]曰山壽

劉槩曰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咏性情五常之本也

王元澤曰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蒹葭則知秦俗鄭大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

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淂士然使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声韻起自沈約入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徤為剛語媿為柔貞虛則清貞實則濁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聞諸夫子有言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袁九曰此一段論詩有補於風化見馳騁末流之非曰天子所痛意自可見

鄧守益曰至孝近王至祿近伯推王道於天下則可謂君子

駟乎未海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嘼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下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周舍焉遂行挺挑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等曲李靖問任智何如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亂害也攻其端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耶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許国曰国以民為本何以守也曰人此民之為貴也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其有見于此夫



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説。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楊公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至誠不能苟安。非其道無為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李密出。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也 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合。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

[illegible]此見[illegible]無也[illegible]而何以供祭祀成賓客耶

楊維禎曰此告以塟之禮見葬貴稱家之有無不貴乎厚也

馮叔吉曰晉尚清言至南朝尤[illegible]道之雄矣[illegible]綽[illegible]

無所逃不任即農 四民何逃天地之間吾将逃乎子乾粢盛登場歲不過數
石以黍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絶用有節礼
闕 不辟方士問塟子曰貧者歛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
也不居良田也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陳叔達問事
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
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
上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畧為符堅相叢敝而嵩鐵世之客矣先至鄴而遠近宿
然温矣先黜户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朳客長於筭術韓之

造人文乃正

褚伯秀曰此一
不詠將與之国
此將収之国不
[illegible]

孼厚于周法正 貞故云太平剏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人隋文時俏 稱宣勅而口不能言辭 稱其人貞重 故曰厚人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盍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 權 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 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絳州 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 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大哉！天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且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推 天下遂亂續經也造人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失實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 興者吾

治用俱看
全文在內

呂補曰欲見二帝三王而不可得思欲而漢此不得已而及思其次者

陳后山曰礼樂至王道淳則舉漢雜伯道故不及二代

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為心乎（特將人千 全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大之乎（之甚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侯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獄諸提徙）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礼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後若無聖必能諾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

臣特行曰周公為政仲尼作述萬世而下蔑以加矣

唐荊川曰按董生雖不證理而未嘗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之又其殆之義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雖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　子晏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能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思則或妙。名妙謂幾微也知幾則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實之見然未

何孟春曰程元董常皆淺劣大蓋知此
許國曰此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陳道詳曰才有餘也道不足王公爲人之知此

至上揔之世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違者無方未違者皆故設以方便趨于彼
必也其志乎時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違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也董常聞之說知道自至門
人不違若防擬尚未知彼安能無至故不違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
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收與董常何
知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
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
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刻慮必時中其餘則動
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韋顏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子曰孝哉薛收行無[illegible]於
幽明收父道衡非罪見黜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

[illegible]武子爲各與讎辭謂左氏失巫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于道耳

閔如霖曰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illegible]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其繁謂汜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老之道任班雄之詞漢書又撰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汜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法子曰盡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

湯賓尹曰無私無偏正心王道盛皆事君使人化人只禮樂之大要也

陳后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中子有焉

[illegible]答曰此一段寫不仕之志像守其言教乎其身所樂任此有[illegible]不得臣諸[illegible]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

衆

申時行曰素志既不仕又勸人君正身以統天下事君之忠保身之智兩得之矣

陶望齡曰按光字孟光從武帝盡周公利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降光廢之而立宣帝

其人然以許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國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賈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謂夫子之子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不行尼與荷蓧丈人……

陳青□曰得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泥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之以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源然學未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言無師不得也子請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註見上懣昏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沈默靜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清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較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用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

集說曰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

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子始述方。收述非事親不服為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西縣名子始著曆日，曰：吾恐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日忌門人拘忌妄習災戒故特云俱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銅川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王元澤曰此条明說牧守之不可委易以堯舜仲尼來証他極當人非孔子之星安並必其月之巳可耶

姜宝曰數易新使不開送故迎新之使然總君可者任司以成結司新能良民且罹摧讒之虐矣無足民之說猶未甚也

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叔問至人無名遠從慮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惜行秦荀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家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伯輔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生宴突厥人而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夸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著史謂陸機文乎文乎。作文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朱文肇曰此數人者或以傲或以冶或以急怨或以怪怒或以碎或以誕或以淫或以繁或以捷或以虛或以約焉則謂之能文乎可乎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亡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天下史）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蜀卑僻遠以藏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乎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乎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求（恪音各）子曰學人

王荊石曰論古史六史古文今文俱有識見即聖人嘆吾猶及史闕文之意總是嘆古今之不相及

山濤也。多正而少怪（達宏）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賢矣。子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書植字子建魏祖欲立之太子植不自彫濿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办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咏于家諷刺其士古達此變以懷其借也）凡此四者。或勉焉。或美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

許国曰輕重權衡曲直繩墨皆是折衷以帰于中之意

焦竑曰此言列国之風変傷而不怨郡縣之政変怨而不傷

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国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国之風乎。列国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国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国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曰相安 及其変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孰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 及其変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

魏徵曰。敢問列国之風変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乎。民君本国諸侯亦吾君猶諸侯君天子也

鄭孚玄曰叔達可與言政本於原自新者以覌其后處所謂道以德懸以鏡甚詩曾子告陽膚為上師哀矜之意

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illegible]猶去也言終皆去[illegible]賊去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杜禝之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不以正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遠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陳叔達為絳州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政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如何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許国曰自新以覌其后直善于化民者执宜文中子以可言政典之

王維禎曰持已以莊接人以恭日用以儉三善備矣

作也。大㬥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惡宗而變肅殺之氣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礼。礼象夏也君不以小善畀當陽之氣中焉可也。不偏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措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礼措後必措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礼樂也。論而不敢办。論法蓋而已不敢办與哀之極王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办治乱之道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圣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章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與訣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可以論則論办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自可否也子關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illegible]然而不

曰此文中子□人記其閑□之容衣服之制如此

又曰從禮之從古制如此

□□幼者温温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也長物[illegible]

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黄白取白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

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有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喪未忘

子之言應而不倡問則應不倡始倡必有大端言入所不及則倡之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與則曰未嘗與久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illegible]不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illegible]器鍾亦器非大夫則從行

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

大夫則[illegible]行[illegible]川[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人曰[illegible]三曰[illegible]

器鐘亦[illegible]

人奉以觴入有水土之役。則且[illegible]以往曰。吾非從大夫[illegible]

未嘗與人也。今齊大川有[illegible]則止不發言不與亢不乗[illegible]

則祈[illegible]信[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往[illegible]及必[illegible]子之言進而不信[illegible]信必有大[illegible]

於我乎取與[illegible]里鄉黨爲也。既則不厭[illegible]子

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illegible]人有[illegible]

子寡[illegible]言[illegible]不重[illegible]未生[illegible]其[illegible]

人於室曰。若子非黃白不[illegible]則有[illegible]

[illegible]

叔恬以道[illegible]退而請董常曰大[illegible]

子曰君要而論則[illegible]之道也皆[illegible]人其[illegible]

[illegible]曰何如子曰大哉[illegible]之美[illegible]

[illegible]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所動[illegible]春卿社子必與[illegible]事其[illegible]

人不[illegible]焉子之他卿合人之家出[illegible]

用乃人平于時望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illegible]

[illegible]則不[illegible]五世矣[illegible]

[illegible]指撫無論不[illegible]

文曰婚姻不尚財如此

非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二者皆從儉也 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芻靈者善謂通者不仁乃不殆于用人乎 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動有所禀 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 直而無執。直甚則執 曰：何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 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 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 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

翁正春曰大抵古者之時其俗醇厖其飲食服用尚儉其仕輕利祿尚樹勛揚名宜文中子之必古云

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內實[illegible]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祆亂不作深乎[illegible]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元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元功通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爾忘天下

乎言未嘗忘天下縱心敗倫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子曰周公　□管蔡曲而當也武王吾伯兪私而恕也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〻則天〻則命此所以為恕

揚道寘曰談名理不窮其変失或失于介或失放道不通則介故不足畜不执則放故曰有餘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當丁浪反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曲而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人矣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竅也寖。潛寖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温彦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変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足則介故曰不足器不執則固故曰有餘也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変則変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澹理不交遊以酒樂常携壺使人荷鍾隨行曰死則埋矣子曰古之閑閑人也。閑閑愉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可兼忘

焦竑曰語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言化者盜賊之所以興以心化者盜賊之所以息

子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德善聽二子同志房玄齡問曰。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幽州牧刘虞使人奉使于天子回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歆封疇而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歎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劳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爲其變在文武但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

焦竑曰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家

善也功止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大武之樂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王常則一時之所為故樂所以未盡善子謂史譚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言之哉。遷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任政治者因而利之道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則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術弊則誹之非真儒通變不能及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法弊則革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無善教子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又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盡小道不知通儒之道程元曰敢問𩙪風何也。子曰變風也。𩙪風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鄘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

問[illegible]何也子曰變風也[illegible]曰周公[illegible]

入也[illegible]

[illegible]何人也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存乎其人[illegible]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illegible]

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言之[illegible]

[illegible]子謂史談善述九流[illegible]知其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九流[illegible]乎其[illegible]

中[illegible]王[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三分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夏曰齊秦[illegible]東[illegible]

僖[illegible]之詩[illegible]秦樂天聽雨中元[illegible]王[illegible]之

管仲[illegible]正其本[illegible]子曰齊[illegible]王室而[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仲[illegible]之

之詩不[illegible]周而[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不失[illegible]北[illegible]惟周公乎[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公[illegible]非周公[illegible]其[illegible]故王業艱難

公可正也[illegible]周公能[illegible]以正[illegible]

王已下[illegible]變風不[illegible]之者也[illegible]周[illegible]故[illegible]之以

[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變風之來何也[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非周公至[illegible]

失[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正乎[illegible]言[illegible]

下[illegible]而昇諸侯周始衰微国風遂变不復推正矣



鄒守益曰管仲相齐以成伯業王猛輔秦以安中原

[illegible]亦有[illegible]風也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成[illegible]誚非正風也終疑則風遂變矣僅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illegible]至誠也正乎礼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風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刪国之後子[illegible]王巳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illegible]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巳変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illegible]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刘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艰难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豳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用意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自夷吾相桓公伯諸侯之力也故又曰知之符秦舉天號而中元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日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符秦逆東晋年号僭號[illegible]

楊公賓曰此見命晉公而不責私公則天下諸侯順之私則天下諸侯抗之其大勢不過如此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也符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亂下抗非逆也詳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成王命周公五侯九伯汝寔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晉文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以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国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国濟民乎是故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心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国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堅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陽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川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矣溫子昇字鵬舉掌禦罔文

王維楨曰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万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乱十年又征天下遠喪益讚于禹曰惟德動民无遠不屆禹乃班師振旅大旬有苗格渶心豈使趙充国擊匈奴魏相諫曰[illegible][illegible]滑天兵者為驕兵兵驕則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賴有河靜而厭煩乱後與元瑾謀逆坐誅 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国大乱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 [illegible] 曰勤哉而不補也。同川府君 勤三事續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illegible] 魏帝宝炬入關依字文 泰〻字子覺建號稱周 子之家廟。又東南向自穆公始也[illegible] 忘先人之国。穆公虬自朱奔魏 自是廟坐向東南 遂東之役。子聞之曰[illegible] 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帝諷宣之一 王孝逸[illegible] 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 利物曰義 子曰。舍其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 退靜 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 思孟子 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聞善人 好賢 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 陶縣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子之[illegible]

蘇震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心不忘武備，而在雜伯也。漢武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而刑哀痛之君也。

荀子之家言。六經。喻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生，是三才也。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李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憎，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仲尼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仲尼之旨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故曰難矣云云。敢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長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孝聖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

朱〻番曰西方化外之国非中国礼義之信可習故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借喻夷之難化也

姚賀尹國武字立若佐魏祖有功或謂魏祖宜

[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然故乱齋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李空寂之法誰化佳之才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法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焉晉賢蕩梁主惑非聖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圣人之寂感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泥猶溺也干泥去声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夷不乱華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国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循仕人皆無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illegible]或首[illegible]。子曰：豈賢者也[illegible]

死何如。〔或死依主 或乙六反〕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嗇民

先河口婁治故主 攻蹶乙六反千古星又牒精此又倡觿史

陳止齋云播象刻烙戕馬之性雕鏤者眞鬻木之質言法之不可奇也大都此意

湯眉尹曰申徒狄赴海之流安可以聖人仁士律之

韓子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等二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美麗者九條

傳曰水濁則魚喁乱貌令苛則民乱城峭直聳貌則崩岸峭則陂

吳起削刑而車裂吳起治齊嚴刑卒為齊誅商鞅峻法而支解商君臨渭論囚水為之赤後為秦君之所誅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漢章帝朝陳寵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御馬貴寬策之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揚子曰無声之樂乃謂至樂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弱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

田大年曰夫既以申徒狄為之聖人此又云之而不仁意豈見矛盾

錢福曰此與申徒狄投河意同皆非聖賢中正之道

胥陳紂泄治而賊其国。四君皆以諫諍身卒亡其國 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

鮑焦衣敝膚見音現挈畚音本草器也 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詩云女也不爽士二其二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

翁正春曰此亦所謂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者

禍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蕪矣剛哉矣小銳則不高水徑不深行礙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語云太剛則折鮑焦可謂不祥矣。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涕泣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轘音展吾園而食吾園之葵葵菜名是歲吾聞園人亾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貽園人之憂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貽己之憂以下方証己憂衛世子意由是觀之禍與福

呂補曰此用楚而壽杭

楊維禎曰姬諷諫令尹進賢其賢於人遠矣與周姜脫簪待罪而賢一轍

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征吾男弟三人[illegible]詩曰大
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迎之曰何[illegible]無飢倦乎
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illegible]王之所謂忠賢
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
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音則晉太子圉
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寬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振衽席戰國策曰為君拂衽席者三年
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
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而美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
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illegible]

王□曰逾及剛用賢一旦变□□然後號佑恥乎則無及矣

呂祖謙曰集撰切身經措于治海之外無矣

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語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奐先撅○撅拔也詩云枝葉未有壞本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剗害切身之愈出漢史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天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說法厳文

晏子曰人君用賢臣貴得其道則賢臣始為國家用矣

楊道賓曰貴天二字亦奇祖宗沖來

王世偉曰晏子不從崔杼之命殆仁者勇者歟

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闔下殖殺者后稷也后稷教民藝五穀決江疏河者禹也伯禹治水聽訟執中者皋陶也皋陶明刑然而聖君者堯也歸功於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歃血訂盟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直兵刀鎗之屬曲兵戈戟之屬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illegible]

焦竑曰：小林庖廚之言雖佳，然不知左氏所云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上則士之義士而必直也。

王[illegible]曰：田饒去魯入燕，與介子推入山同，皆魯[illegible]能用之于[illegible]衡之于終，其何及矣。

君子求福不回。（言其德不回邪）晏子其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高飛遠去，舍去燕意）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喻己）以雞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雖有此五德（指文武勇仁信），君猶日瀹（音約）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喻己在魯意）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

陳碧虛曰裡貫老之術其言有裨世教

魚鼈。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以喻巳太疊之燕意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言藉其食也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言藉其陰也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氣剛貴以和處之知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多智貴以成勇毅以果。則輔之以道術。勇毅貴有道以制之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便捷不如安靜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志高則不溺於卑利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發之以師友則不至於散怠慢僄棄。

王世貞好一二字得心之旨

長卿曰以医喩人主亦神聖工巧之法與七發同意文更顯切爽矣

之以禍災（語之以禍災則不至於怠）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質朴而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所重在禮）莫優得師（其次在師）莫慎一好（其一心志也）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下二種之疾）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蹶（音委決体疲頭蹶也）逆脹（胸逆而腹脹）滿支（五臟滿而四支不調）膈肓（胃膈而神肓眩）煩喘（氣煩喘不定）痹風（手足痹外受風寒疾）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痿疲之疾）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顛蹶之疾）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無逆抑之疾）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無腹脹之疾）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飽滿之疾）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散之疾）

張洪陽曰上医醫國其次醫人信矣

王荆石曰喻教學相成之机詞峰嵴拔

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壅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肓不作。(無肓疾之疾)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咳喘之疾)無使賢才伏匿則痺不作。(手足不至痿痺)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無風寒之疾)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体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劍雖利不厲不斷。(干將雖利非淬礪不銛，厲礪石也)材雖美不學不高。(美材必藉學而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旨美也，必嘗而後知其美)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問之，則教學相長也。

□一祝曰桓公設九九足以伯至此梅福書生謂其以致大也

胡特化曰微者為棄大者辭休郭隗說燕昭王蓋昉此体

□賛曰公儀子以無私相魯得老氏固身保位之術

齊桓公設庭燎（音了庭燎大燭也同勳氏掌之）為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枝也即善算之士）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音歷）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食旨而耳之曰嗜所欲在魚也）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公儀[illegible]鄙之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明魚[illegible]私受）免於相。（以私受失位）則不能自給魚。（雖欲長嗜魚可得乎）無受而不免於相。（[illegible]）

楊直實曰句法透迤可愛

蘇濬曰夫人驕則自滿謙則受益周公封之初戒子獨諄諄於謙德一語旨哉言乎宜重味之

位全其長自給於魚。魚可常給何以愛獸此明於魚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以身在所後而身可先人外其身而身存。以身爲外而緩之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無私欲故能成其欲詩曰思無邪無私之謂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時負成王以朝非其踐天子位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周公礼以爲師所友見者十二人。周公與之爲友窮巷白屋先見者。貧寒之士來就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以善言進者教士千人。教武士閣宮朝者萬人。在宮朝內外者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往魯言伯禽子無以魯國驕士。言先以此封魯自驕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言其至親又相天下。言其至尊吾於天下亦不輕矣。言其至尊貴也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言一沐於三次握其髮一食而三吐其哺以定迎賢士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汝賢尹曰意[illegible]詞[illegible]

翁正春曰謙之一字持身明訓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謙以持身）以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儉以守土）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卑以守位）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畏以禦敵）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藏智於愚意）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藏巧於拙意）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以桀紂為炯戒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易之一（謙道是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盈者虧損之，謙者裨益之）地道變盈而流謙，（盈則變，謙則流）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受害，謙者受福）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虧之意）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處謙則亨可以獲元吉）詩曰：湯降不遲，

鍾惺曰臣品意甚正深確然

聖敬日躋（敬與日俱升）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應首句）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以道反覆啓告其君令之默化）是謂大忠也。（忠之大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成就其君而輔成伯業）是謂次忠也。（忠之次者）以諫非君而怨之，（指摘君過致君怨怒）是謂下忠也。（忠之下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假公濟私）偷合苟同，（近君依阿）以持祿養者，（保位固寵）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昔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周公負成王以道匡卿風諫無逸反覆以告之）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成一匡九合之績）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遂觸其怒賜屬鏤而浮之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觸龍日進聲色狗馬之欲為持祿保位之畫）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

……曰……在……不能何其……尺寸而罷之……能雖視諸侯淮無用……陰縣市人而勝淮上耶

王元澤曰古者治兵本于禮禮之尹以為固也尚天舉堅甲利兵恃高城深池與嚴令煩刑皆不足為尚益見惟禮為強國之本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以射[illegible]
與無兵等耳雖有兵亦無所用也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耳雖有民亦
故盤石千里非不廣也不為有地愚民百萬非不衆也不為有民
禮者治辯之極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
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
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
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鉅
鉅鍦慘如蜂蠆輕利剽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
蹻起楚分為三四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
也一段言堅甲利兵 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

黄道開曰此段令煩刑不足為威者

許国曰正由其道則行王公的之以一天下者叫也

林。然秦師至於鄢郢（音焉郢 鄢郢楚地名）舉若振槁然（史記云勢若摧枯振槁）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二段言高城深池）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懍然皆莫必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三段言嚴令繁刑）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謳歌之。遠者赴趨之。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郭子玄曰摧力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俗此傳之有關世教者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以己之說飾世俗）文姦言（以己之說言文當世）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研鄧析惠施之徒也（皆飾邪文姦言者）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以非為是者）聞見雜傳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舊造說自為工（自工其說）道無所遇（不合于道）而人相從（而合于人）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言似近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正紀綱）一統類（化群類生）齊言行（端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明吾道以一之）教之以至順（啓之以順德之行）隩要之間（一室之內有隩）衽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之道）沛然平世之俗趨（俗之一世）

焦竑曰此即修其本以勝之

王帰曰篇首雖無深味句法亦足古雅

趙工說者不能入也旬工其說者不得乱其是非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貧無立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彼說不攻自息矣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欺惑衆愚以乱天下聖人之迹著矣聖人之道大明千万世者此也

商苗異姓之藉猶大羊也異類之藉形類大羊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積偽質習貫易性而然也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夫狂者自數忘其非眾恭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習于楚則楚習于齊則齊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如筋骨之浹洽貞於膠漆如膠漆之不可離是以君子務為學也。

陳[illegible]曰玉韞山輝玉藏澤媚世之有德有才者[illegible]不彰灼于世哉

王世貞曰先以御射引起大鑑日後從分[illegible]著[illegible]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言者德之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玉可以尺計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即韞之至深其光不可掩良珠度寸。珠可以寸度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即韞之深淵其瑩不可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有美又彰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有疵必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守者又形諸外也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周穆王馳八駿日行千里以造父為御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藉車馬以顯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也。有窮后羿精於射法無弓矢則無所

儒之効其文皆縱横述漢文之不易得者

[illegible]曰以下條分儒者品類可見大儒之可用

見其巧。謂弓矢以顯其技　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謂有里以展其才　夫車固為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非真造父也　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非真羿　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非真儒　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音垂痴。秦始皇嚴刑峻法，以箠料驅笞天下　暴國，以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也。其言有類，言有倫類可考　其行有禮，行中矩度　其舉事無悔。所行合于心　其持檢應變曲當，咸當於理　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

張洪陽曰歸結人君用儒大有力

然以富利為隆。惟知富利為隆厚 是偖人也。逢衣博帶。逢大也 博寬也 畧法先
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其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為
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于老墨。而不知分。不辯黑白 是俗儒者也。此俗
儒不達于時之所為也 法先王。遵先王之道 一制度。守成憲 言行有大法。而明不
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也。此雅儒不矯世誣俗者所為也 以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由博反約 以一行萬
以一貫萬 苟有仁義之類。雖在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
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
節符。是大儒者也。大儒則博古通今 超凡隨俗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

王荊石曰物與時變而道不可變此皆佛大意與太史畧同

楊維禎曰鑄詞雋逸瀟然亦有可觀

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于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雖鮮明有時而改）豐茂之木有時而落（木雖茂盛有時剝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物之盛衰不能盡于吾意）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止惡扶微（道足止邪扶衰）紬繆淪兆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燮輔相[illegible]）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以丘山高于臺榭所見高故謂遠見之樂）平原高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以川澤博于沼池故謂博觀之樂）勞心苦思縱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勞

□寺化曰人主誠諸賢人明目達聰以周智慮

□□曰賢有可為師為友者至人謀則下矣此得失存亡之機在人主所用耳

君之友。於是道而愁百姓此所道從欲適以斂百姓而致之愁怨而已

傳曰。天子居廣廈也大廈之下帷帳之內帷幄也上帷下帳漢□□坐帷帳中不遠見弘旃茵之上。躧舄視不出閫奔足不越跬步視不越戶庭然而知天下者周知四方八埏以其賢左右也。得賢人以為左右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賢臣趨闕下如車之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君之士。

智如泉源運智不竭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行可為法君人之師表智可以砥砥砺石也言智足砥砺一世行可以為輔弼者輔佐人主人友也。為人主之友據法守職奉法度守職業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人君之法吏奉行君命者當前快意一再喏者一呼應喏不暇者人隸也。為人賤役而已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

楊道眉曰：人主用賢，在同志，旨乎言哉。

蘇濬曰：古之得失，足為今之龜鑑。人主安可不求得賢以昌其國。

用非其人，以隸為佐。用非其人。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明同而見亦同。同音相聞，音同而聞亦同。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以其志同也。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用得其人則存，用失其人則亡。可無慎乎。亦甚可畏。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國不能常安而無危。宜治之民，民不能宜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別形之妍媸。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古足為今之鑑。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如桀紂之危亡其國。而不務襲行其所以安存者，如禹湯之安存其國。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行者卻步而求及於前人，得乎。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

可法來徒

王宿甫曰盈把之木四句語造意忘足

翁正春曰督在人主所致去備明其礼义則登才附而天下治

亡不誠是以後亡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
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鑑於夏而周可以鑑為殷。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志驕者忠言之士不負），口惠之人鮮信（尚口之人鮮誠信）。故盈把之木（僅一手所握之小者）無合拱之枝（兩手所圍之大者言小木無大枝也），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淺水安望有大魚漢賈誼賦云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深可以致魚龍），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材木茂可以致禽獸），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禮義明可以致君子）。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可以脩身），禮止而王者之事畢矣。

以[illegible]則明其于[illegible]身而行[illegible]

以[illegible]然[illegible]進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入[illegible]

來[illegible]則其[illegible]曰[illegible]非[illegible]有害[illegible]福自己出也

[illegible]之一身[illegible]不[illegible]技[illegible]

故[illegible]三木[illegible]一[illegible]手而[illegible]合[illegible]之[illegible]技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樂[illegible]不[illegible]口[illegible]之入[illegible]

不[illegible]害人世。

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入[illegible]周[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國亦只得才
王元澤曰此三

治用國必昌
論人君假[illegible]
[illegible]

于天以明未聞[illegible]實人[illegible]
則當不病故萬乘之主而不知[illegible]
相從而思[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性非能常[illegible]
[illegible]而及其[illegible]
[illegible]比[illegible]而[illegible]
古有衆名曰虛實而實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衆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袁了凡曰用一假字[redacted]一段議論人君假賢以治用国必昌

王元澤曰此三段亦見博才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荀子曰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藍染使然也言假之使青）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illegible]）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鰈即比目魚出東海朝鮮国）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即此鶼鳥出南方三佛齊国）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蹶（出西番赤斤蒙古之国有之）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集聚而声距虛性寬緩貌）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禽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識英雄俊士以共治其国烏有不至病国）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illegible]）

苦道淵曰多欲之戒言見道而章法循風波動人

許國曰與禮九九同為君者禮士至于三往五往何患士不樂附哉

隋井穿（亦不至隋于井穿順理之君所行反其常）則其幸也。詩曰。惟彼順征。以巾垢闇行也。不

福生於無為（無所為而為福自至）而患生於多欲（惟多欲則憂患生）知足然後富

從之（不期富而自富）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有德可以享其貴）故貴爵而賤德

者。雖為天子不尊矣（德人主貴爵而賤德勢使不尊）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

下不富也。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不知止）

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

其位也（患生於多欲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齊桓公見小臣（微賤之臣即如九九之類）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

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言不必求見）桓公曰。惡是何言

[illegible]

[illegible]曰今日[illegible]公之君。

[illegible]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illegible]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不好仁義不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

郭子玄曰此二句即夫子傲爵祿吾亦傲白王乎同意

申時行曰此段攻擊処俱見雄偉与孟子大意同而詞勝之

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言輕富貴者不褻見於王侯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不好仁義者不下韋布之賤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二句見大關鍵五往而浮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四方諸侯歸之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孟子說音稅齊宣王而不說。音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不知善之為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即無賢意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潛魚聞瑟而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六馬聞琴而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一物之微猶知音樂之善而[illegible]

詞調鏗鏘

陶望齡曰處強國貴有其道不卑割所欲以賂之

君人者也（谷未知善之爲善句）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天下（賈山傳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耳聾者不得聞日雷霆之聲）月之照臨照天下。（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無目者不睹日月之）明今公之君若此也（即聾者盲者意安能知善）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善歌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聲無細而不聞。行隱而不形（即有諸內必形諸外意）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淺澤不能容吞舟之大魚）度量之士。不居汙世（汙濁之世豈能容度量之士乎）夫藉冬至必彫。吾亦時矣（不遇慨時）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一章大主意在此二句）事之以貨寶則寶單也（盡）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血之約則盟則固割固）

張位曰此言事強暴之国難

呂祖謙曰此即內治修遠人服意

何孟春曰此言使強暴之国畏服

之勁要以之若以厚賂遺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彼之欲未易足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事益恭順彼益侵侮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言必至寶盡舉国以與之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即聖王難以免其侵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禮以齊朝讓為国之意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正法度則政明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朝廷治法則度量正乎官百官治忠信愛利平乎下庶民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德盛心正故近者競親近親附而遠者願至遠服悅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名声彼於強国威強足以齊一之威力足以齊強国心志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国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

弓吉甫曰一誠所鼓舞所不為誠去動物信哉

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言王之謀猷允固徐方之人自為之来庭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表一誠足以動三軍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見石誤以為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飲羽矢穿其半至金而及羽下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降席而匡天下者即不越几席而天下治意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賓来歸於我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思賢士共此樂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昆山[illegible]足而至者漢書云珠玉無脛而走天府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

邵守益曰始言不好士終言所好非真士得箴規主失也

姜寶曰前諭悟匱生後諭悟[illegible]相善于譬者也

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租以濟朝之用）暮食不足朝收市賦（朝收市租以餉暮）吾可謂不好士乎（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翮音革即鳥羽也）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毳皆毛用以）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恐皆無益於世用者）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音屈）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先（當為之先容於曹相國）至

曲譚亦有法

樓昉曰東蘊請火四句甚奇

……曰以娶婦……陳軫兩……同

……曰蒯生以……相善之

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其鄰……於里母……曰安行緩行也詩云不之安行亦不遑舍今令姑乎言令姑呼汝還即東蘊請火東蘊為蘊去婦家乞火去婦之家曰謂其姑言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即訊諸婦姑意姑乃直使追去婦還之感悟其言即收還去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託物而言事有可適因事而說何不為之先何不為東郭先生先容蒯生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欲娶婦擇何者娶之相國曰吾亦取其終身不嫁者耳取其節也蒯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

陳岩虛曰語甚奇體足為利口者戒

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以東郭先生可用也）於是曹相國因遣生束帛安車（聘幣安車以迎賢也）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喙者長嘴善）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說佞之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筆能誅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殺傷人）避辯士舌端（舌能傾殆人）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即愠見之意）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而論也吾

王世貞曰知遇忠四段慨然忘世之感

吳從曰以下評諸人但援遇不遇一句而自非並舉世皆奈之意自見

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比干諫紂紂不聽遂剖其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相棄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也豈獨丘哉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史記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而朝歌太公未遇賣漿於市屠牛而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管[illegible]

張洪陽曰此段正應賢不肖者材遇不遇者時

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管仲因於檻車桓公舉之為相尊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見通紀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闔閭夫差皆吳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善相馬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蘭茝香草也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

王荊石曰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换此條章法可法但高

位之有（此言時之遇也）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illegible]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言由時之不遇也）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至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即升斗）之祿意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以親在可以及一日之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官厚祿）堂高九仞[illegible]榱題三圍（榱角也題頭言宮室之多）轉轂百乘（車駟之乘）猶北嚮而泣涕[illegible]

揚維禎曰國以
一人興以一人
亡君人安可不
以得賢為急哉
蚤陳殷之所以
失燕昭之所
以得未有得之
而益于国者也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illegible]
也若夫信（伸同）其志約其者非孝（倘志得少伸而甄為養其親非孝子乎）
紂殺王子比干（比干諫紂不聽遂殺之而剖其心）箕子被髮佯狂（因箕子為紂箕子遂佯狂）
受辱陳靈公殺泄冶（灵公淫於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
後殷并於周（武王伐紂而殷亡）陳亡於楚（陳後為楚所滅）以其殺比干泄冶而
失箕子鄧元也（由不用此四賢故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
於此者由得士也（由能用此三人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
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蹟其所以

胡時化日以府
車激切青欠丁
詩明日張其反

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步而求遠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武王克商之後崇德象賢釋箕子囚封微子於宋封比干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賢者也（況當世有賢安肯辭而不用）

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宋王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盡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兎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韓良狗猶不及狡兎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弃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詩罪）齊王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二十六人曰諸大

[illegible]與相將北送[illegible]罷歸令合召[illegible]諸侯傳舍二十八人曰[illegible]

[illegible]見指主[illegible]遊詩曰將[illegible]將[illegible]乎[illegible]作[illegible]

里使之[illegible]此者[illegible]取物循入及[illegible]文宣[illegible]而[illegible]之

季可以救宋王曰不然昔者[illegible]有[illegible]救[illegible]盡一日[illegible]先王百

往因地而生不因地而亨文因其始而[illegible]不因[illegible]之人主

宋王聞其言乃見[illegible]舉主[illegible]主待文人[illegible]以[illegible]文曰[illegible]

詩曰昊天大無乎直無辜

孫者之後尚[illegible]學也而况當世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文[illegible]而[illegible]出于七[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則未[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也大[illegible]之[illegible]

東坡文

所謂[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所惡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illegible]行[illegible]之所重而恥使士發其
然[illegible]不[illegible]是君之三過也[illegible]且夫材者之
以[illegible]而學從而選[illegible]士曾不常以
[illegible]人以相[illegible]士曾不[illegible]之三過也
錢粟[illegible]是[illegible]之一過也[illegible]士果[illegible]
諸人者何陳[illegible]曰。三十之思不足於士[illegible]
久[illegible]是夫之已而[illegible]人也[illegible]曰夫天[illegible]
曰[illegible]
未有[illegible]

說田需對管燕之言見大宰類些

雖諫跌

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言有能為其赴難）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徒知責人而不責已）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馳不足於士（士之食不得饜意）而君鴈鶩有餘粟（君所畜養禽獸皆有餘食）是君之一過也（過在不能推廩祿以待士）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果園梨栗後君有餘）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過在不能推餘食以待賢）綾紈綺縠靡麗而堂從而弊（後宮綾紈綺縠而採弊）士曾不得以為緣（士求得寸為衣緣不得）是君之三過也（過在不能辭衣以待賢）且夫材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使之赴諸侯）猶譬鉛刀不能畜（鉛刀不能一割）而干將用之（干將良劍名言輕細）

景楷曰此深明於理道者也

士而平時歆重用之於一旦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

過也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不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以獲罪而去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爵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

楊道賓曰樹非其人意亦得旋曲工緻

之士乎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惧也）我以法邊境之人刧我以兵（戈兵之屬）是以不樹德於人也（以是之故不樹德於人 正應吾不復樹德於人句）簡主曰。子之言過（差也）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可見貴樹德於人）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而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絏（至晉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蔡淸曰觀三子之所願而聖賢之分量大小別矣

[illegible]

湯賓尹曰顏子王佐之才故開口便是有道氣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奮長戟盪三軍亂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此由之所願者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戈之屬言不用兵甲兵之具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夷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音萱飛蠕音而動咸

翁正春曰此條名理名言可為暴氣傷生者之戒

若其往進賢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緩于上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夫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四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式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仁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四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宗內和平未見鳳凰

聚子凡曰黃帝致鳳之事似出不經然蕭韶作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黃帝精神所注選揩禎祥或不誣也

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人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喜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信天老之言為然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

王常曰謹寫盛德至治足垂人君烱戒

黄道開曰此規越裳氏所餘周人者可驗

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夫賢君之治也温良而和。（有温良和易之度）寬容而愛。（有寬容愛人之德）刑清而省。（刑清而不苛）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變風俗崇教化）生而不殺（好生不好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大同不偏）不奪民力役不踰時。（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百姓耕耨家有收聚。（有蓄積）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不作無益害有益）雕文不粥于肆。（奇巧之物不賣於市）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聖世無逸民）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行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遠人來貢）故得風雨不烈（陰陽不忒其度也）小雅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評曰以弓問居主心得諫法矣

得射法門

郭子玄曰数語者無根精神在内似東方滑稽之談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自陳云人之子[illegible]
弓人之妻二句何等妙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柘樹枝長而烏集[illegible]上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騂夫之用燕之牛角可為弓之榦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四物俱可以成弓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燮奚使王良為御莫邪雖利劍一干將一莫耶莫邪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于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矣乃濡遂為劍陽干將陰莫邪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左右發之左右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齊有得罪於齊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殺之肢解分其肢体敢諫者誅有來諫沮者以法誅死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將殺

白特行曰一言悟主善于諷諫者矣

呂祖謙曰此養神之真訣

何孟春曰此是為不自勉而恃人声勢者之戒

人侗而問曰問於景公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言解從何處起此二語見斟酌處景公離席曰縱之言釋之勿殺罪在寡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飲食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知和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待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變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正見兄賢不足恃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正見弟賢不足恃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正見臣賢不足恃矜人者不至

南曰田師干老馬亦招致賢人之術

鄒守益曰齊莊之避螳螂楚莊之遊怒蛙其能鼓勇士之氣則此㝡君制馭人群之術也

賢人者不久君出政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舊時田子方所用也]罷[音疲]而不為用[今筋力羸弱故不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令人贖回]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況賢人乎]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莊公避螳蜋而勇士歸其知激勸之道歟]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

[illegible]人何可[illegible]

[illegible]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illegible]

馬也曰故公家畜也[illegible]

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illegible]

[illegible]回入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其以[illegible]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

[illegible]此所謂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

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illegible]

[illegible]

有[illegible]林[illegible]之[illegible]真天智然而[illegible]

是
以之見其大者
之變通情則主
百世而為其人
文王之操即數
美宣曰孔子曰

害故至害人患生於忿[illegible]
故肆其諍語[illegible]
行身不可不慎也[illegible]
則貴者得矣由是推之其行共
鼓琴也 者以[illegible]音非獨琴之[illegible]
大 鍾子期死伯牙絶絃[illegible]
河 其音鍾子期死伯[illegible]
乎如太山 其高音志在流水[illegible]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illegible]
之與大美哉而夫水則[illegible]
風之和其所[illegible]
[illegible]

姜宝曰孔子聽文王之操即数百世而得其人之貌與情則子期之見亦大類是

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乃蕞善之微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以所托在稷與社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螻蟻能治之失其輔也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其音大鍾子期死伯牙擗絃絕琴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苟不遇明時賢君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人多嗜慾者則行免常不撿至於虧缺讒毀行則害成肆其讒謗多至害人患生於忿怒一朝之忿至於忘其身及親禍起於纖微細微不謹慎

嵇伯秀曰此喻為吾曹常弦之佩而語更可人

陳后山曰澤雉之說即曾子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祈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兆[illegible]禍[illegible]斯滌灑人至汚名辱行欵洗脫則難敗失不復追。一失追救難不深[illegible]

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貪慾多至於[illegible]

禍謾誕者趨禍之路也。言足招禍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毀人足以害己是

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声名尊大稱為君子矣。

戴晉生弊衣冠而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有文彩善鬬五步一啄。音啄終日乃飽言飲啄之時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言毛羽之美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言飛鳴自適何彼樂其志也。自適所志而樂得其所也援置

焦竑曰輕世肆志之心與顏闔諸人同類共趣

之囷倉中儲粱粟之處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雖不待終日終不然若自飽其欲為得
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飛鳥不得自適其適夫食豈不善哉彼
不得其志故也為人所畜而神不王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
不足竊慕君之道耳以君能有道能好士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
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來
楚莊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自稱妻曰
其箒婦人所事者晉庚窔孤兄女曰芳將嫁之窔乃刻剔君為箕箒訓之也願入計之與其妻媒即謂婦
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今日得相即可
以享富貴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織屨為業以共食食粥毚屨無怵
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王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志何尚也

陳碧虛曰借鳳凰以諭賢士意類宋王之對

王者負曰齊使以口辨得免甚得王案其日甚五白歲則為擾言中而死其利口之免以道鴻為擾所笞而死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〻音消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長羽時為燕雀所笑及其升而高一詘一信。音申即一上一下意展而雲間藩木之雀即藩籬之鷃小鳥也趋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衣之賤也糲饘之食未嘗飽也食之賤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世俗人羞其貧賤及其出則安百議凡百度議之未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能福庇民民命賴以安世俗之士趋然自知不及遠矣。

傳曰齊使〻厺声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〻攫笯潰失攫即…笯類籠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〻渴道飲…

[illegible]遂之[illegible]曰[illegible]使臣[illegible]道[illegible]

[illegible]使者道[illegible]大[illegible]

曰知不及遠矣

[illegible]以[illegible]用則至民命[illegible]世俗之士

[illegible]未嘗[illegible]也[illegible]世俗之士即以為盡耳[illegible]及其出則

[illegible]然目知不及遠矣[illegible]稍[illegible]者未嘗[illegible]也[illegible]

及其[illegible]而[illegible]一[illegible]一言[illegible]意[illegible]而學問[illegible]雀[illegible]

夫鳳凰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十步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舍乎[illegible]天[illegible]與[illegible]之

[illegible]不得一[illegible]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適[illegible]

[illegible]

楚丘先生[illegible]

失臣敢亡[illegible]為夫[illegible]知以便不通欲枝過而死。[illegible]

入將以吾君[illegible]一主責過也[illegible]在此頭以行事。楚王賢其言

辯其詞四語而勝之。然後以為上客。[illegible]故使者之[illegible]

文辭[illegible]言信[illegible]入[illegible]明氣志辭語中[illegible]然後

可使也。士方可[illegible]楚丘先生披[illegible]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illegible]何以教文。[illegible]楚丘先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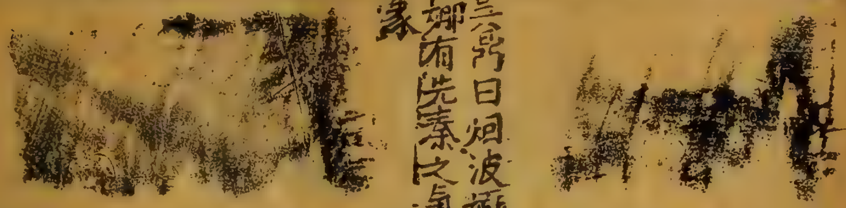
惡[illegible]謂我老[illegible]使我投石超距乎。[illegible]

[illegible]追車赴馬乎。[illegible]

[illegible]則死矣[illegible]

暇[illegible]老哉[illegible]定猶豫而決嫌疑[illegible]

說人也



笞遺失臣欲亡。欲逃亡而去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劒而死。欲自劒而
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纓笞在頭以汙事楚王賢其言
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一言之答善遂用其人故使者必矜
文辭。言語有章喻誠信。以誠信喻人明氣志解結申屈。能解釋其結因屈求伸然後
可使也。方可稱士之職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邁而事多遺忘何以教文。孟嘗君名楚丘先生曰。
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延壽為羽林軍
投石拔距絕于倫等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者人連坐相拋地以為堅能超而取之也追車赴馬乎。力能追遂
馳驅趂馬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胥有勇嘗空拳搏虎豹吾則死矣此三者力所不能何
暇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國計出謀書以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

胡時化曰：輔弼之臣何代……所貞爭君人者，紂諫之功不少也。

胡時化曰：国家以諍臣存，無諍臣亡。諍臣之係于国，頓不重歟？君人者可以惕然思矣。

定国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詞以應對諸侯吾乃始壯耳。此三人之所優不如是為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冬月見朝涉水，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去而適于荒野箕子執囚為奴，箕子文得不听，因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而死，比干盡言極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

三

嘗耳日晏子

言及今卒公

也可謂美

忍失

卯宋益曰晏子

若國尚有寧

一言亦在刑

賞火則從兼殺

藏於百姓千人

言國制傳故

堂……也不……重斂在下而……譖之……

諸……流而有深……遠也此皆言禍之利而不顧其害

也非獨禍無者此也入主……今……貪……主而樂其

士卒國不忘而晉國以寧於救火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

夜乃勝之 [illegible] 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 [illegible]

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

大夫皆趨車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 [illegible]

以解 [illegible] 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

天下 [illegible] 諸侯藏於百姓 [illegible] 商賈藏於篋匱 [illegible]

姓之間。

不知其後。將恐君之無所歸國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薮於百

之。恐天下叛矣。今昊天降災於藏甚室。是君之福也。吾君天之福[illegible]

之。臣聞之。昔者桀紂殘賊海內。賊殺無辜。天降[illegible]。是以湯武

賊殺無辜。[illegible]取之半而藏之[illegible]。是以天之

[illegible]今王[illegible]不施於民。[illegible]民不[illegible]口。民不[illegible]而

臣聞為藏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民不得食糠糟不充口民不得食虛而賦歛無已民間已空虛尚歛民無已取火半而藏之臺所儲者盡民之財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内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福而吾君也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国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十五卷終